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錯誤的觀點導致錯誤的行動

鄭赤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教授

香港反對派錯誤的觀點導致錯誤的行動。反對派趨向激進對抗，以為只要能迫使中央就範，他們的所謂「真普選」便可手到拿來，這只會空談實現雙普選。反對派落力去詆毀「功能界別選舉」的種種言行，對民主發展不利。反對派熱衷搞遊行示威，也不利民主機制發展。反對派動輒「拉布」，不但會癱瘓政府，也癱瘓議員自己，立法會更是徹底自殘，這與其說是爭取民主，毋寧說是破壞民主！

如果反對派不把繼續指向中央政府的觀點改變，反對派的政治能量便會愈來愈投放到抗爭的政治運動中，這樣下去，不但會不斷惡化香港的政局，同時也破壞兩地互信，得不到穩定的政局。要想將民主政政全面落實，很不樂觀，除非反對派能改變現有的觀點，否則民主政政會不斷原地踏步，踟躕不前。

反對派趨向激進對抗

有關香港行政與立法兩大機關的選舉制度改革的問題，反對派各派人馬都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以為只要能向中央施加足夠壓力，便可取得按照他們方案的「雙普選」。近期出現的「真普選聯盟」，與正在醞釀的「佔領中環」，都有這種凝聚壓力的打算。

其實反對派趨向激進，不只是現在如此，更早的「五區公投」，民主黨的方案被反對派同僚視為「出賣民主」，社民連與人民力量之走向激進抗爭，都同出一轍。

按照政改五部曲的程序，其中一個程序是在立法會，只要能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便能通過

這一關。

可是反對派不作如是觀，也不作如是做，偏偏要捨近求遠，不爭取身邊立法會多數認同的政改方案，跳過立法會，繞道特首，直逼中央，以為只要能迫使中央就範，一切都好辦，他們的所謂「雙普選」、「真普選」便可手到拿來。但是，香港民主化政政的工作與其程序，有明確的條文規定，反對派把政改全責推給中央是否客觀？是否可行？實大有商榷的餘地！

欲速不達 窒礙合作

反對派一直在高喊：要快快實現雙普選，但是立法會先是60人，現在是70人，一些人要快，不顧他人的步伐跟不上，更不理跟不上的人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只顧責備他人落後，甚至陷於不仁不義，不民主，不顧人權。這樣做的結果，不但得不到彼此共識，還會深化矛盾，窒礙彼此信任與合作。這種取態，永遠得不到共識。

也許反對派會以為只要怪責功能界別議員與維護建制的政黨，便可以醜化對手的戰略而爭取到立法

會選舉大勝，最後便可取得立法會絕大多數支持而達到雙普選。這種想法與做法，經過了二十多年來的立法會（立法局）選舉證明，這套是行不通的，反而會促使立法會日益走向兩極化，雙方都有選民支持，誰也不可能一面倒全勝。這樣形成的政治格局，怪對手政黨嗎？不對；怪對手的選民嗎？更不對；要怪的是自己政治眼高手低。不怪自己，去怪他人，這就犯了歐洲中世紀保守宗教人士的錯誤：他們不怪自己看錯了地球的形狀，以為是方的，反而把伽利略處死。反對派如能正確認識立法會，不要當它為權鬥的場所，而是民意凝聚的政治平台，有了這個正確與客觀認識立法會的觀點，今後在立法會的裡裡外外的民意依歸當有可循。

過分搞遊行示威不利民主機制發展

有了正確與客觀的立法會觀點，便可看到前此二十多年來反對派有許多作為不但不是強化立法會的功能，反而是削弱了其功能，也因此削弱了反對派自己的民主功能。其中年年月月熱衷搞遊行示威，除了可以為反對派催谷民怨而取得一定的選民外，不但無助立法會增補其功能，反而有邊緣化、視其為「廢物」的社會功效，令不少港人以為通過議會鬥爭無效果，靠群眾運動才能取得成果。其實過分搞遊行示威恰好是不利民主機制發展。

正視本港功能團體的民主正能量

反對派落力去詆毀「功能界別選舉」的種種言行，如此將普選和功能界別選舉對立不能共生共榮的觀點，也對民主發展不利。為什麼不能正視本港功能團體的民主正能量呢？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幾個世紀以來都器重社會保守與商界企業團體的民主角色。因此能成功將其融入政黨的的平台內，發揮了穩定政治與繁榮經濟的豐功偉績。反觀反對派在立法會內視功能界別議員為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進而也將功能團體打進反對派的對立面，如此取態豈是民主應有的整合不同利益團體的職責？再下去，即使取消了功能界別選舉，但功能團體能被取消嗎？它們的存在與壯大豈是主觀願望能左右的？反對派今後又如何去面對它們？與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好好將它們納入一個更可行而又行之有道的機制呢？

「拉布」破壞民主

反對派在「五區公投」與「立會拉布」的種種作為，也是削弱、甚至是破壞立法會威信的做法。像如此惡搞「拉布」不但破壞立法會秩序，也令到議員士氣受損，更無助市民對立法會產生好感。動輒「拉布」，無止境地「拉布」，不但會癱瘓政府，也癱瘓議員自己，立法會更是徹底自殘，這與其說是爭取民主，毋寧說是破壞民主！

但願反對派各黨派好自檢討，為他們自己，也為香港明天的民主發展！

日本新軍國主義的特徵與前景

盧兆興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及主任

從日本政府最近蠢蠢欲動，企圖修改憲法第96條，把修憲需要三分之二國會議員贊成而改為二分之一的舉動來看，新軍國主義正式在日本復活。日本新軍國主義有以下五大特點。

第一，日本視中國的冒起為首要軍事威脅，故此在軍備上決意與中國鬥實力。正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印度明言，日本軍備擴充其實是回應中國軍事力量不斷改進。

第二，日本利用《美日安保條約》作保護傘，明目張膽地侵蝕釣魚島的主權。雖然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說美國只是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管轄權，但日本卻把管治權與主權混合為一，乘機在美國對釣魚島主權立場上的含糊態度中，渾水摸魚，吞併釣魚島，更足證日本新軍國主義的湧現。

第三，日本懼怕朝鮮擁有核武，故此乘勢擴充軍備及修改憲法，以美日聯手制衡朝鮮的軍事威脅。從日本安全利益角度看，美國與韓國的軍演及軍事同盟是必須的，而美軍亦不能撤出東亞以直接削弱美日韓三國共同制衡朝鮮及中國的軍事冒起。

第四，日本亞洲外交政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大東亞共榮圈」極為相似，但現今的新日本亞洲「共榮圈」以「圍堵」中國作首要任務。日本在經濟上大量援助東盟各國，與中國競逐在亞太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日本更與中國在南沙有領土糾紛的菲律賓軍事上加緊合作，亦暗地裡默默支持「台獨」力量，希望「台獨」勢力抬頭，重奪台灣政權以制衡中國。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便立刻向蒙古伸出友誼之手，嘗試在亞太北部「圍堵」中國。安倍晉三最近更出訪俄羅斯，企圖修補日俄關係，解決雙方領土糾紛，繼而共同制衡中國。可是，作為中國的友好鄰

居，蒙古及俄羅斯對日本之「圍堵」中國新外交，皆小心翼翼。但最近日本的經濟外交手段，明顯地嘗試拉攏印度、蒙古及俄羅斯，其政治目標顯而易見。

第五，日本的軍力及情報對中國及朝鮮不斷加強。從最近日本防衛省出版的有關中國安全戰略報告顯示，日本防衛省收集大量有關解放軍在東海活動之情況，也對解放軍內部架構、運作及拯救2008年汶川大地震災民的部署深感興趣。事實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中國的情報收集和分析，與現今日本對中國軍事之掌握，可謂大同小異，足證日本一向以中國為軍事敵人之目標完全沒有絲毫改變。

可是，日本新軍國主義將面對兩大阻力。第一大阻力來自內部，包括反對修憲之公明黨及不少了解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國民。愛好和平及反戰的一些日本國民勢必掀起反修憲運動，直接觸發日本內政另一政治危機。

其次，外來力量反對修憲亦加強日本本土反修憲運動。亞洲各國，特別是韓國和中國，在外交及經濟層面上冷待日本，直接或間接向日本施壓。畢竟，日本在韓國及中國的經濟投資不少。假如中國及韓國在經濟上制裁或懲罰日本的話，日本的新軍國主義將受到某程序之制約。

總括來說，日本的新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現正式呈現。假如日本執政者執迷不悟，以制衡中國及朝鮮之名向軍國主義邁進的話，我們可以預計日本內部遲早會爆發憲制及政治危機，而亞洲大國勢必在外交及經濟上懲罰日本，以外交及經濟手段制衡日本之新軍國主義。屆時作為默默支持日本新軍國主義的美國取態怎樣，就需要我們拭目以待了。

不民主的「佔中商討會」何其可笑

愛護香港力量

聲音透過違法爭取政改談判權的「佔領中環」運動將於6月9日舉行「商討日」。可笑的是，「佔中」的目的是要打倒所有反對派不認同的「假普選」的「篩選機制」，但「佔中商討日」自己先來一個「篩選」，只有政見相同的「自己友」才能出席！（如此去「收集不同人士意見」還有什麼意思？）「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聲稱這種安排是為了「以免會議過程被反對人士『搗亂』」，但如果對小一一個百人商討會也需要設下「篩選機制」以免最後被「搗亂」的話，戴耀廷為什麼卻要堅持2017特首選舉「不設任何篩選」呢？如此自打嘴巴言行不一，「佔中」於法已不合，於理還能站得住腳嗎？

就日前「真普選聯盟」舉辦政改研討會，在場所見所有座位皆一早被《蘋果日報》形容為「網民」的人民力量「黃衫軍」所「佔領」，而「黃衫軍」當中奇男異女的嘴臉更是「熟口熟面」。原來這些「所謂網民」皆是人民力量、社民連在各項活動及選舉投票時必然出現的常客。其實就算不用「起底」，我們只以常識思考，有任何正常市民會毫不知恥身穿粗口諧言的Tee上街示威嗎？一個小小的研討會也要把所有座席「填」滿人民力量的「自己友」來自欺欺人，一可以以避反對聲音，二可以羞辱不同政見的出席嘉賓或講者，主辦單位實在是用心良苦！口說和平理性的反對派學者及意見領袖，為了逃避「反對意見」的「狙

擊」，最後還不是要引入人民力量這類爛仔政黨的「粗口Tee網民」來撐場，這種大方得體的「民主」表現，還厚顏妄稱作「真民主」、「真普選」，實在叫人情何以堪？！

眾所周知近年每次遊行示威後聚眾生事，甚至襲警犯事的，通通皆同社民連、人民力量這些自稱是「激進民主派」的政黨的「信徒」有關連。「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口口聲聲說，只會採取「愛與和平」的手段去「歡樂佔中環」，本應同上單位人馬劃清界線。但現實卻清楚顯示，反對派各據山頭各懷鬼胎，誰也不服誰。先後有「佔領中環」、「真普選聯盟」到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出現，各路人士也都在2017特首選舉上爭取做反對派的「帶頭大哥」以號令天下。「佔領中環」行動另一名發起人朱耀明牧師，多次高調煽動教徒參與連自己也從不否認的「違法」佔中行動，早就於基督教內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彈。戴耀廷眼見自己的「佔中大業」根本得不到市民甚至反對派內的「自己友」作出口頭或實際的支持，最後唯有出爾反爾，既接受長毛梁國雄及社民連，人民力量的加入，更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連「不夠十八歲」的學民思潮等中學生小伙子也不放過，照樣「徵召入伍」。我們能相信以上這些自以為是救國英雄的小毛頭、暴力示威劣績斑斑的暴民政黨，能夠以「愛與和平」去「歡樂佔中環」嗎？！

反對派聯署聲明為犯法辯護挑戰法治

柳頤衡

「佔領中環」行動的義工陳玉峰，涉嫌參與2011年「七一」遊行後的示威，日前被警方拘控。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聯署聲明，譴責警方拘捕「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是政治迫害及選擇性檢控云云。

「秋後算帳」之說無稽

陳玉峰在2011年7月1日參與了「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所組織的堵塞中環行動。「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和陳志全等被控遊行後非法集結、造成中環主幹道癱瘓逾4小時。裁判官杜浩成在今年3月3日宣判時強調，遊行是否合法是大前提，如遊行不合法又不和平進行，警方就有責任執法，平衡示威的進行與保障人命財產安全，而黃毓民和陳偉業當晚曾號召群眾更改遊行路線前往禮賓府，又帶領示威者意圖越過警方防線，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杜浩成更批評黃毓民在自辯時說謊，有為自己開脫性質，絕非誠實可靠的證人，遂裁定黃陳兩人非法集結和召集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警方5月8日再就該次非法集會，拘捕被通緝多時的女示威者陳玉峰，隨即落案起訴她協助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罪，並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陳玉峰被拘控，與黃毓民、陳偉業和陳志全等被判遊行後非法集結癱瘓中環主幹道罪成，不過相隔兩個月。反對派聯署聲明指，當局在事發兩年後才拘捕示威者，做法不尋常，認為是「秋後算帳」云云，這是站不住腳的。黃毓民等癱瘓中環主幹道也是事發兩年後才宣判，為什麼現在起訴陳玉峰就變成了「秋後算帳」呢？

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反對派聲稱警方這一行動是針對「佔領中環」而來，這完全是歪曲事實。實際上，2011年「七一」遊行之後，示威者兵分兩路，在中環作野貓式示威及堵路，當日陳玉峰在遊行後，與其他示威者曾經

一同坐在中環街頭堵路。警方決定檢控其中9人，包括陳玉峰。那時候，所謂「佔領中環」行動還沒有出現，警方決定拘捕及檢控陳玉峰又何來針對「佔領中環」？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指出，在拘捕了陳玉峰之後，報紙才作出報道說陳玉峰是「佔領中環」的核心成員，警方在事前不知道陳玉峰的身份。

警方過去曾多次聯絡陳玉峰，但她拒絕協助警方調查，警方遂將她列為「被通緝人士」，至日前於中區將她拘捕，被落案控以一項「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並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反對派聲稱警方拘捕陳玉峰是要打擊「佔中」行動的說法，純屬揣測，無任何根據。

反對派議員質疑警方是在「製造白色恐怖」，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強調，警方是依法辦事。公民黨毛孟靜說，聯署目的並非要打擊警隊威信，這完全是欲蓋彌彰，反對派自暴無視法治。陳玉峰現在是一個見習律師，應該懂得法律，尊重法律，反對派和她拿出「佔領中環」的核心成員招牌，以為擁有犯法豁免權，企圖逃避司法公正的審訊，這完全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反對派聯署聲明是對法治的挑戰

「佔領中環」不是「免罪金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早前曾表示，將呼籲黨員冷靜分析方案，因為參加「佔領中環」的後果可能是坐牢，必須小心處理，不可以強迫黨員犯法。但劉慧卿現在又指檢控行動令市民震怒，警告政府切勿欺人太甚，若踩到香港人的底線，政府將後悔莫及云云。劉慧卿早前尊重法治，現在卻無視法治，為陳玉峰犯法開脫，如此前後矛盾，凸顯她將政治凌駕於法治。

反對派議員為了欺騙市民接受「佔領中環」的偽命題，居然發表聯署聲明譴責警方依法拘捕堵塞中環要道的陳玉峰，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是對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的挑戰與損害。

激進工潮遺害浮現後患無窮

馬彥

碼頭工潮在勞工處積極斡旋下，終達9.8%加薪共識，工潮表面上暫告一段落，但是高實工人因外判商高實結業而失業，承擔了職工盟騎劫工潮的後果；碼頭業因工人加薪而進一步加重營運成本削弱競爭力，業務隨時萎縮，工作職位可能減少，工人復工並非安枕無憂，這些都說明事件不但並未完全解決，而且顯示激進工潮的遺害逐步浮現。職工盟丟了工人飯碗出賣工人，然而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仍有假借失業工人繼續包圍長江中心，沒有假借息鼓的打算，凸顯職工盟繼續利用失業工人作為政治棋子的險惡用心，為泛政治化留後患，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職工盟發起罷工逾40多日，工人表面已獲加薪，事實上，政府初步估算罷工工人因今次工潮損失的工資總額超過1,000萬元，工潮已令工人失去巨額工資，直接為職工盟的激進抗爭埋單。工潮期間嚇跑外地貨船轉投鄰近港口，香港碼頭上的競爭力與營運聲譽，業務未來萎縮令碼頭職位數量下跌，甚至危及香港進出口量和經濟表現，香港應對外圍不明朗環境的風險亦會增加，這些未來損失更是難以估算，為禍十分深遠。工人即使能在

加薪情況下復工，也要承受業務萎縮職位減少之風險，不代表安枕無憂。李卓人回顧工潮時還說，因為工潮並非在碼頭旺季開展，無法對運作構成重大影響，難以對碼頭構成更大威脅，「時機不是最好」，這說明職工盟存心拿香港經濟和工人飯碗做籌碼的不良用心。

職工盟令工人失業

工人要求加薪，這是工人的基本訴求，但高實工人最終連工作也失去，加薪不成反變失業，職工盟沒有守好工人飯碗，這是職工盟出賣工人的事實，也是工會界的恥辱。工人的加薪訴求很簡單，工聯會及勞聯早於去年便向碼頭公司爭取加薪10%，這和現時勞資雙方達成的加薪方案基本一致，但職工盟在一開始便開出高達23%的幅度，激進叫價，嚴重偏離現實，令勞資談判陷入僵局，高實終在工潮中因不堪政治壓力結束業務，令高實工人丟了飯碗，承擔了激進工潮的後果，成為工潮大輸家，凸顯了激進工潮犧牲工人的禍害。

高實工人失業，這是職工盟在工潮期間一手造成的，現時工潮暫告一段落，職工盟究竟如何面對這批工人，

安置工人的生活，收拾殘局，成為李卓人的頭號問題。然而，李卓人並不是要和外判商直接了解職位空缺情況，積極協助工人尋找工作，而是強調繼續留守長江中心，直至所有工人都找到工作，否則包圍行動不會停止。實際上，勞資雙方已達加薪共識，勞方已無必要再進行其他行動，李卓人還不肯離開，也沒有協助工人找工作的打算，用心至此已十分明顯。他繼續包圍長江中心，針對長和系，一方面就是要把職工盟導致工人失業的責任，透過圍堵行動轉移視線，把公眾焦點移向無關工潮的長江中心和長和系；一方面就是要把工潮延續下去，繼續利用餘下的失業工人作為政治棋子，為職工盟和其他反對派服務，榨盡失業工人的「剩餘價值」。長江中心位處中環核心地帶，職工盟卻繼續綁架工人在這裡紮營，將來可藉此作為根據地，配合其他泛政治化行動，工潮期間職工盟更曾帶領在長江中心聚眾的工人和市民衝上禮賓府，在馬路上橫衝直撞，擾亂公眾秩序，借長江中心發起政治化行動早有前科。激進工潮引發的餘波後患無窮，須要社會警惕防範，以免進一步影響社會秩序。